

江西豐城縣案卷解讀

郭潤濤（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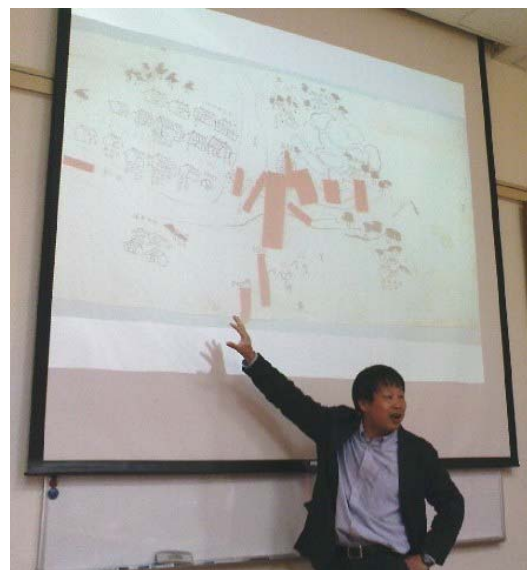
2008年11月13日，郭潤濤教授於本系演講：〈「江西豐城縣案卷」的解讀與思考〉。本文為其演講稿。

此謂江西豐城縣案卷，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題作「豐城縣熊陳氏控陳致輝等逼令伊夫熊臨祥投水身死案卷」，共有十三份文書。從案件及其訴訟的情況看，這宗案卷已有文書散佚。一件命案，被告多人，牽涉到的鄰證又多，「過堂」審理，一定會留下「口供」的紀錄，這些供詞一定會保存在案卷之中。被告也可能會有申訴的文書，即「訴狀」，但現存的案卷中都沒有見到。這宗案卷的「封套」表明，此案已移送到江西按察司司理廳，這是涉命案件在結案之後由按察司核定的必要程序，可是又未見豐城縣的申詳文書。順便說明，這個「封套」不屬於原卷，「封套」上注明日期為「光緒十五年九月廿八日移」，而本案則發生於同年十一月。總之，這宗案卷缺失的文書不少，是一宗不完整的案卷。

案卷不完整，卻非常難得。現存的地方衙門檔案很多，為人所熟知的有寶坻縣檔案、淡新檔案、巴縣檔案和南部縣檔案等，其實各圖書館，尤其是各地的檔案館，還保存著很多檔案，往往因為缺乏人力物力，未及整理，或登載於可供查閱的圖書目錄。而一些已整理可供查閱的檔案，則因為整理上

的分門別類，及出版上的技術限制，已經失掉了案卷的原貌，讀者也就看不到案卷本來包含的眾多資訊。這是出版品與原始文獻之間的差別。以往我們似乎只注重檔案中有關事件的文字內容，而對檔案中各文書上符號、浮簽、批語、注文、圖冊以及底稿上的修改痕跡等不夠注意。其實，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內容。

本文所說的江西豐城縣的案卷，雖然有缺失，但由於保存完好，其中可以看到這個案件在辦理過程中的原始資訊，對解讀這個案卷所包含的事件，瞭解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和發展過程，理解其中每份文書所表達的內容，進而理解這個案件的「歷史事實」，是一個可貴的資料。



▲郭潤濤教授演講實況（攝於歷史系會議室）



史料介紹

現在臺灣大學已將所藏的淡新檔案，用「影像」技術，呈示文書的原貌，使讀者可以看到文書的全部資訊，這對研究者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與今天政府機關辦公事的情況一樣，清代和以前的朝代，衙門辦公事的做法，都需要用「文書」來記述。一件公事，往往有數份文書或一系列的文書。從第一份文書產生後，就要「立案」，即建立一個案卷，這個案卷及其文書，稱之為「文案」。一般都是一件公事，立一個案卷。隨著事件展開和辦理，案卷中的文書逐漸增加。

豐城縣案卷中的第一份文書是原告的「告狀」。這份告狀的重要性，當然是狀子的內容，但在此想強調一下這份告狀的格式以及相關的內容。

清朝初期，許多政書裡記載，告狀格式是每狀三行，每行不過五十字。黃六鴻《福惠全書》記載：「前格三行，每行四十八字。」「格眼三行，以一百四十八字為率。」（卷十一，〈刑名部·詞訟·立狀式〉）這是明代以來的規定。可是，這份清朝末年官府刊印的狀式，「格眼」有十六行，每行二十字，允許的字數已超過清初規定的一倍。這是一個變化。同治年間，福建的一份〈審理詞訟章程稟〉中說到：「各縣奉頒狀式，向用兩頁，計字三百。」（《蓮齋餘筆》）可見，從清中葉以後，流行的狀子格眼字數已為三百字左右。這就是說，官府允許告狀可以將所告事件說得更為清楚一點。〈審理詞訟章程稟〉中還說到，當時的實際情形，許多狀子「又每格違禁疊寫，則一呈幾有四五百

字」。所謂「違禁疊寫」，在豐城縣案卷的告狀中也出現了。當然，這件告狀的雙行疊寫，沒有受到「違式」而不准，可以看作是因為這是一件命案，所以不拘細節。但在所謂「戶婚田土」的尋常事件訴訟中，告狀雙行疊寫是被禁止的，屬於違式而不予受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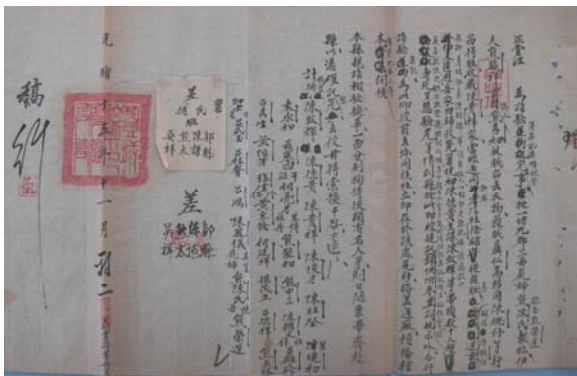


▲豐城縣案卷之「告狀」（郭潤濤教授提供）

這份狀式之首，刊印有「做狀人」、「抱告」、「經承」、「原差」、「歇家」諸項，除「經承」和「原差」未注明，其他幾項都注明了。檢閱案卷，可知「經承」叫游普安，這可在勘驗令中看到。「經承」是經手承辦之意。在清代地方衙門，一件訴訟事件投到衙門，首先要「批閱呈詞」，如果認為需要審理，就要點定一名書吏做為「經承」。這件案子的經承是刑書游普安，也就是由這名刑書來負責承行這件命案，諸如勘驗令的起草（稱為「敘稿」）等工作。經承書吏是專門在衙門內辦理公事的。而這件命案涉及的原告、抱告、被告、鄰證人等，需要「差役」來傳喚帶領，所以還要「簽點差役」。從「勘驗令」和幾份「差票」上可以看到，承辦這件命案的差役有四名，即「民班」的吳祥、陳

謙，和「捕班」的鄔魁、熊太。「民班」是三班衙役中的「民壯」，「捕班」是三班之外的「捕役」。這些承辦差役由經承書吏點出，再經內衙批准。這五名經承吏役，構成了這個案件的經手承辦人員。

告狀一經批准，接著就是傳訊原告與被告。所以，案卷中有一件「帶訊差票」。堂上訊問，例有供詞，這在此卷中看不到。但在「帶訊差票」上，「具報屍婦熊陳氏」後用「硃筆」注明：「年廿六，翁故五年，姑故十年，該氏十四歲時嫁熊臨祥為妻，臨祥平日力田，有兄瞽目名乾祥，生過五胎，現止一子，半歲。」和「抱告熊榮選」後用「硃筆」注明的內容，都是「堂訊」的結果。堂訊之後，豐城縣隨即做出「勘驗令」，也就是要到案發現場驗屍。如果沒有特殊情況，州縣官必須親臨案發現場驗屍，當然還要帶上點定辦理本案的經承、吏役。如所周知，真正檢驗屍傷情況的是由隨同的「仵作」完成。仵作對屍體的「仰面」和「合面」的要害部位，一一都要驗到，也就是按照「驗屍圖格」開列的專欄，遍驗屍體，最後得出結論。本案的結論是「委係生前落水身死」。



▲豐城縣案卷之「勘驗令」（郭潤濤教授提供）

生前落水身死者叫熊臨祥，家住離城五十里的九都三圖，事發在光緒十五年十月三十日晚間，「次日屍浮」。「苦主」（本案稱為「屍婦」）於十一月初二日具告。按照慣例，婦女與有功名的人不得出面到衙門投告，而是要由「抱告」代告。本案的抱告是熊臨祥的堂侄熊榮選。勘驗令於當日發出，而「相驗差票」發於三天之後的「初五日」。「驗屍圖格」填明的日期也是「初五日」。可以想見，這天汪知縣遠道奔波，當天驗屍，行動迅速。

其實，縣官親臨現場，大多是例行公事。驗屍工作由仵作處理，填注屍格則由經承書吏完成。當然，縣官如果負責一點，也會親眼看一看。此案事發冬季，三五天之內，屍體不會腐臭，縣官也完全可以接近屍體，在緊要部位看上一眼。然而，縣官遠道而來並非無事可做，驗屍的工作也不盡在檢驗屍體，還需要訊問相關人等。「勘合差票」上在熊天四和陳熊氏之後用硃筆注明的內容，就是在勘驗之時間清的情況。

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卷內有一張案發現場地形圖（勘圖），詳細地標明了事發地的地形與位置。這張勘圖用水黑畫的手法畫出，又以地形圖的通常做法，用紅紙條作浮籤，標明村莊、山嶺、河流、橋樑和事發地的地名和方位。這張勘圖也是在訊問相關人等，按照事件發生的經過情形而畫成的。這一點，在「勘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勘單是敘述勘驗經過的文書。文中說：「勘畢，飭令土工將屍抬放平地，仵作高聲喝報，對眾如法相驗。驗畢，飭令繪圖附卷，

史料介紹

吩諭原差傳集人證稟審。」顯然，「勘」與「驗」有所不同，「勘」是踏勘事發現場，瞭解事件發生的位置。「驗」是指相驗屍體。先「勘」後「驗」，就是勘驗事發現場的程序。這份勘單說得很清楚，「驗畢，飭令繪圖附卷」。所繪之圖就是上面說的勘圖。勘驗之後所形成的一圖、一單和驗屍圖格，構成了勘驗環節的文書（圖冊）。

驗屍完畢，必須出具一件文書，為「領狀」，這是由苦主出具的領埋屍首的憑證。本案卷的領狀由原告與抱告共同出具。

在同一天（十一月初五日），還有一份文書，是由原告在「告狀」中提到的「鄰佑」所呈上的「稟」。從這份稟詞可以看出，原告方在告狀提到，又在勘驗令中開列的犯證人等，在勘驗時都受到了汪知縣的審訊。一般而言，審訊之事要在衙門裡進行。或許因為此案涉案人證過多，或者因為事發地離縣城太遠，涉案人證並未帶到「堂訊」，而是在事發地當場審訊。這場審訊沒有口供紀錄，但有一份此案中做為「鄰證」的兩名「監生」在「票傳生等集訊」之後，具呈稟單，請求縣官將他們在此案中「除名」。稟中說：「總之案關人命，不知何日了結。一經掛名在案，必將本業拋荒，是嗷嗷者又將坐斃也。」這確實是訴訟事件中的普遍事實。所有訴訟事件，除原告、被告兩造之外，都要有鄰佑干證。尤其是命案的審理，全憑驗屍和「干證」。而屍傷難以保存，「干證」則成了審理過程中的關鍵要素。因此，一旦做為干證而牽連入案，就會受到拖累。兩名「監生」與三名「民人」具稟呈請「察核除名」，

但其他的鄰證沒有相關的文書。更重要的是，在一件命案中，被告中總得有「嫌疑犯」被羈押。文書沒有相關證據，結案時也未提到釋放人犯的「結狀」。如果連嫌犯都沒有，那就意味著這件命案的真相在勘驗現場審訊中已弄清了。

可是，這件案子完全像兩名「監生」和三名「民人」說的那樣，一直到一個多月後的「十二月十三日」結案。這一天共有三份文書。第一份是由原告和抱告出具的「手摹悔結」。原告方在這份悔結文書說：「氏夫熊臨祥委係染患痰迷病症，自行帶病失足溺水身死，並無別故，與人無尤，陳貴祥等並無威逼情事，誠恐審虛坐誣，所具手摹甘悔結是實。」這份悔結，使這個案件發生重大變化。既是失足落水身死，不是他人逼迫自殺，案件一下子就簡單明瞭。

從同日三份文書看，這份「手摹悔結」是原告「主動」提交。所以緊接著是官府傳訊原告（見「具結差票」），這就形成了第二份文書——「甘結供單」和第三份文書——「結狀」。在「結狀」之後，豐城縣知縣有一段「批詞」：「既據查明氏夫熊臨祥委係痰迷復發，自行失足跌入溪內，帶病溺水身死，並無別故，與人無尤，姑從寬典，免予深究，並准銷案，粘呈手摹甘結附。」這段批詞表明這個案件了結，官府准予「銷案」，也不追究原告的誣告罪。

這個案卷所包含的事件，給人以虎頭蛇尾之感。案件以一份手摹悔結而急轉直下，且原告對於其夫的死因有著完全不同的說法。死因既然是「失足落水身死」，也就與



他人無關，這個案件也就可以乘勢了結。豐城縣毋需將兩造及干證再傳集訊，而只需由原告及抱告當堂具結畫押，再在結狀上做出「批詞」即可。批詞上說「並准銷案」，這件於十一月初二日「立案」的案卷，就不再掛在理事日程之上，而做為「完案」處理。

一件命案就這樣結束。可是，從十一月初二日到十二月十三日，四十天的時間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此案卷沒有更多的文書來證明，是非常遺憾的事情。要是那些應有的訴狀和供詞，以及保釋的結狀都在，或許可以梳理出本案的真相。總之，這個案件前後的巨大變化，或者說這個案卷的文書缺失，給讀者一個無窮的想像空間。悔結和結狀都提到原告「恐審虛有坐誣的罪，才先出具悔結」(供單)，這意味著原告承認自己是誣告。然而，細讀那份最初的「告狀」，所述情況異常複雜。其中陳述的案件情節，當不是向壁虛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兩件案子之間是否存在關聯？告狀所述是否全非事實？從十一月初一日事發，到初二日具告，在家出人命的情況下，很難想像原告以及抱告可以從容構想要控告的物件和情節。從十一月初五日到十二月十三日這段時間，在原告、被告、鄰證之間到底發生了多少事情？原告怎樣才認同「失足落水身死」的事實？畢竟原告也是在「次日屍浮」之後，才知道發生讓她覺得天塌下來的事情。再者，官府為什麼接受原告的「悔結」？牽涉的那麼多被告又為何接受了原告的反悔？這可是一件人命關天的事情，如果原告控告是實，他們當中有人便要以命抵命，那

麼他們是怎麼才讓原告反悔？事情的發生、進展與結局，彷彿一粒石子投進池中，激起一點水花之後，漣漪也很快消失，水面歸於平靜。那粒沉入水底的石子，大約誰也不願再提。

這是這個案卷給我們帶來的思索。內中文書的存與失，都引發讀者的思考。而這些思考，有賴於原始檔案文獻的閱讀。

附案卷

(一) 告狀

告狀人苦婦熊陳氏，年二十六歲，係本縣人，住一坊(鄉)九都三圖，離城五十里。

為以賊逼良，倚勢勒斃，號天作主，頒驗究辦事。緣氏夫熊臨祥年三十六歲，守分耕作，只因族人秀初獲賊聶仁高供出夥黨陳桃仔，窩戶陳貴祥，族人帶賊當街鄰搜出真贓實犯，經投中保送案。不料痞窩父子聽葉曉初主使，致死其子，藉挾徐嫌，遷熊姓，監斃一賊，竟頒驗屍，又頒勘窩。氏族男丁盡皆逃避。復蒙公差在氏族善言辦案數日，無一丁歸。氏夫亦避在岳母家中。不料差不捉人，葉曉初親至陳德貴家，二人主謀，飭賊弟致輝，賊黨俊才、旺登，帶領西房數十人，分班捉人。氏夫不知，為族人喪祀，三十夜潛歸送葬。甫出岳門，即被致輝等趕開，逼勒無路，只得在泮溪橋投水身死。賊又分一班十數人，竟至氏族捉人，賓客驚散，認作添差到來，原差皆知。次日屍浮，



史料介紹

始知其故。自官勘後，不惟熊姓不敢見面，徐姓主不敢出門，干證何亮才多方恐嚇，數日之間，暗無天日。監斃一賊，已蒙作主。今賊逼死良民，氏苦家貧，子僅半歲，若不頒恩驗究，天理何存！國法何在！為此號報憲天憐情作主，賞即詣驗屍首，拘賊黨葉曉初、陳德貴、何亮才等一千到案，豎法嚴究。按律懲辦，生亡戴德，哀哀上告。

被告：兇犯陳致輝，主謀德貴，窩痞貴祥，賊黨俊才、旺登、西房數十人，痞黨葉曉初、袁永和、聶寒四，賊證何亮才等（空白印）

族房：熊聚和、熊中三、陳耀文（空白印）

社保：呂雄珍、呂秀生、黃恒芳、黃餘生（空白印）

干證：（空白印）

鄰佑：黃東發、何廷祥（即賊證）、楊茂正、呂德祥、熊義林（空白印）

紳士〔原文為「中親」，墨筆改〕：生員呂式玉、呂桂馨、呂鴻、陳鳳儀（空白印）

前批：（空白印）

計粘（空白印）

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欽加同知銜調署豐城縣事正任南昌縣正堂加五級隨帶加級紀錄十一次汪 批：

據呈果否屬實，姑候詣驗傳訊質究。

（二）帶訊差票

一件帶訊事。差吳祥、陳謙、鄔魁、熊太

具報屍婦熊陳氏：年廿六，翁故五年，姑故十年，該氏十四歲時嫁熊臨祥為妻，臨

祥平日力田，有兄瞽目名乾祥，生過五胎，現止一子，半歲。

抱告熊榮選：臨祥之堂姪，年卅歲，父母故，弟清生，妻洲上李氏。該氏先年在湖北貿易。

十一月初二日單

〔批：〕

社保及房族並無一人來案。據抱告熊榮選供稱，今晚明曉可到，但恐未實，應將抱告姑先取保，候詣驗。

（三）勘驗令

正堂汪 為詣驗傳集地鄰察究事。據一坊九都三圖屍婦熊陳氏、抱告熊榮選報稱，伊夫熊臨祥前因族人熊秀初被賊竊去衣物，獲賊聶仁高，夥同陳桃仔等行竊得贓，收藏陳貴祥家，當經邀同街鄰徐紹搜獲真贓，嗣因陳桃仔送案在押身故，伊弟陳致輝等領眾捉人，以致伊夫熊臨祥被逼投水。屍妻熊陳氏、抱告熊榮選先供詞閃爍，其中顯有不實不盡，必須詣驗集證訊明，方昭核實。除錄供附卷並詞批示外，合行詣驗集訊。為此仰役前去，協同族社，立即在於該處屍所，搭蓋篷廠，預備棺木，傳集地鄰人等伺候。

本縣親詣相驗，驗畢，一面分別拘傳後開有名人等，刻日隨票帶齊赴縣，以憑確訊察究。去役毋得索擾干咎。火速。

計拘被告陳致輝、陳德貴、陳貴祥、陳俊才、陳旺登、葉曉初、袁永和、聶寒四，干證何亮才，並傳族房熊聚和、熊中三、陳耀文，社保呂雄珍、呂秀生、黃恒芳、〔黃〕



餘生，鄰佑黃東發、何廷祥、楊茂正、呂德祥、熊義林，紳士生員呂式玉、呂杜馨、呂鴻、陳鳳儀，具呈屍婦熊陳氏、抱告熊榮選。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刑書游普安呈稿：行。

（四）勘驗差票

一件相驗事。差鄔魁、陳謙、熊太、吳祥。

屍婦熊陳氏

抱告熊榮選

熊天四，年六十六，子三，長東壽，卅歲，次火生，廿歲，三錫生，十餘歲。

陳熊氏，年七十五

十一月初五日單

（五）驗屍圖格（略）

（六）勘圖（略）

（七）勘單

勘得該處離城四十里，地名泮溪橋，有木橋壹架，兩面共計橋柱二十四個，港面寬三丈零，水深五尺零，港水西通清江，東達縣城，橋頭北岸，有鄉市一道，下達縣，橋南岸，上通撫村，橋南靠港，右邊有藥宮庵，一連兩進，住持呂化修，係豐城人，庵後圍牆，有茶亭一座，亭內有已死男子熊臨祥屍首，頭西腳東，光頭赤腳，上穿藍布棉短襖，下穿白布褲。據抱告熊榮選指稱，已死熊臨祥回家，路過庵背旁邊，次日見屍在庵旁後港邊撈起。勘畢，飭令土工將屍抬放平地，仵作高聲喝報，對眾如法相驗。驗畢，飭令

繪圖附卷，吩諭原差傳集人證稟審。此勘。十一月初五日勘

（八）領狀

具領狀人屍妻熊陳氏同抱告熊榮選今當大老爺臺前實領得蒙恩相驗過氏夫熊臨祥屍棺，領回安埋。所具領狀是實。

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初五日領狀人屍妻熊陳氏〔墨迹手指螺紋押〕同抱告熊榮選〔墨迹手指螺紋押〕

（九）稟詞

具稟監生何廷祥即亮才、呂德祥，民人黃東發、熊義林、楊茂順，為稟請察核除名，以免牽連事。情因熊陳氏呈控陳致輝等逼令伊夫熊臨祥投水身死一案，頃蒙稟傳生等集訊，不勝悚惶。竊生等列肆泮溪橋，並未見熊陳兩造，結鬧來市，倏聞臨祥身死，是否被逼拚命，何從得知。況市居泮溪西岸，即臨祥何時投水，生等並無一人確見，是更無從置喙。總之案關人命，不知何日了結。一經掛名在案，必將本業拋荒，是嗷嗷者又將坐斃也。為此合詞泣懇憲天大老爺臺前，俯念生等均屬無關緊要之人，賞准一例除名，以免無故牽連。公侯萬代，頂祝靡涯。沾恩上稟。

縣主大老爺臺前

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具

〔批：〕著即來案聽候提訊核稟。

（十）悔結

具悔結屍妻熊陳氏偕姪榮選，今當大老



史料介紹

爺臺前，實結得氏夫熊臨祥委係染患痰迷病症，自行帶病失足溺水身死，並無別故，與人無尤，陳貴祥等並無威逼情事，誠恐審虛坐誣，所具手摹甘悔結是實。

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具悔結屍妻熊陳氏（墨迹手掌印）

偕姪熊榮選（墨迹手掌印）



▲豐城縣案卷之「悔結」手摹（郭潤濤教授提供）

（十一）具結差票

一件帶訊事。 差

具悔

屍妻熊陳氏

抱告熊榮選

十二月十三日單

〔批：〕

既據查明氏夫熊臨祥委係痰迷復發，自行失足跌入溪內，帶病溺水身死，出具甘結，據實呈悔，姑從寬典，免予坐誣銷案，手摹甘結一紙附卷。

（十二）供單

據具悔屍妻熊陳氏同抱告侄熊榮選同供，小婦人丈夫熊臨祥委係生前得沾痰迷病症，自行帶病失足跌水溺死，並無別故，也

與人無尤。陳貴祥們並沒有威逼的事，小婦人同抱告這，恐審虛有坐誣的罪，才先出具悔結，求恩念小婦人們無知，免其深究，求開恩。所供是實。

十二月十三日供

（十三）結狀

具悔狀人屍婦熊陳氏，年二十四〔按：原文為四，異於前引文〕歲，係本縣人，住一坊（鄉）九都三圖，離城五十里。

為查明死由，粘結呈悔，懇恩免究銷案事。緣氏夫熊臨祥年素患痰迷病症，時發時癒，族鄰共曉。光緒十五年十月間，氏夫舊病復發，經氏母家留住醫調。是月三十日夜，詎氏夫潛起開門，走至泮溪橋，失足跌入溪內，帶病自溺身死，次早，氏內姪起身見門已開，跟蹤追至泮溪橋，見氏夫屍身，報知氏，偕氏、榮選前往看明。氏族熊秀初等與陳貴祥一案涉訟，心疑陳貴祥等有威逼情事。現在查明氏夫熊臨祥委係舊病復發，自行帶病失足溺水身死，並無別故，與人無尤。誠恐審虛坐誣，於未經集訊之先，出具手摹甘結，投叩大老爺臺前。俯念婦女無知，寬免深究，賞准銷案，戴德上呈。

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欽加同知銜調署豐城縣事正任南昌縣正堂加五級隨帶加級紀錄十一次汪 批：

既據查明氏夫熊臨祥委係痰迷復發，自行失足跌入溪內，帶病溺水身死，並無別故，與人無尤，姑從寬典，免予深究，並准銷案，粘呈手摹甘結附。